



榆钱树

刁泉武

有一年，家门口的花坛里不经意间生出一棵小榆树苗，待我们发现时，它已长到半人高的样子。我觉得没有留的必要，意欲当杂草除掉。谁知母亲却如发现了宝贝一样拦挡我说：榆树上结榆钱哩，榆钱榆钱，就是余钱余钱么。多吉利的名字，多自然的意思。这是老天爷给你的福气，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我不能惹母亲不高兴，便顺从了母亲的意思，笑说：留就留呗，哪来那么多讲究？母亲转而笑回：人就活个讲究么，讲究也就是个念想么。人若啥都不讲究了，啥念想也没有了，那还活个啥劲呀！

于是，为了讨母亲欢心，也为了尊重母亲的讲究和念想，那棵自然生出的榆树苗便被保留下来。

正如母亲所说，榆树上结榆钱，所以榆树又叫榆钱树。榆钱树属于落叶乔木，木质瓷实坚硬。在过去，是盖房、做家具器具的好材料。榆钱树还有一个明显优势，那就是生长茂盛，成材周期短。每逢开春进入生长期，榆钱树先孕蕾开花，之后才出叶子。其叶呈卵形，花有短梗。翅果为倒卵形，也就是通常说的榆钱。榆钱给我的印象，大多尘封在童年的味觉中。

记得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在初春的时节爬榆钱树，奔榆钱、捋榆钱。其所以说奔榆钱、捋榆钱，而不说摘榆钱、采榆钱，是因为榆钱成果时，一嘟嘟，一串串，全然“绣实”在榆树通身的每一个细长的枝条上。像超长的谷穗子却不同于谷穗子，像紧簇的桂花却比桂花更紧簇。其小如指点，其薄如蝉翼，摘之费时，采之费力。倒不如伸手奔向一枝，握住枝条基部，向怀里将柔韧的枝条顺势一捋一拉，手里就攥了一大把清新香甜的榆钱了！捋下的榆钱在挎篮中还基本保持着“一嘟嘟，一串串”的模样。因其形圆，又因往下捋的时候，留下了脱离枝条后的小孔，便颇像古人用的一贯贯，一文文铜钱了！故榆钱之名，绝不是浪得虚名。实为造化写真，生活写意的农耕文化呢！

我们小娃子捋下榆钱之后，总是相互间比着谁上树得高？谁捋的多谁捋的少！然后就兴高采烈地把捋好的榆钱带回家，让母亲做“榆钱圪塔”吃。有的时候，我们捋下榆钱，也是先要偷偷生吃几把的。但大人们知道后，就一再告诫我们小娃子，生吃榆钱肚里会长一尺长的虫子的！我们虽然听了害怕，却禁不住生榆钱那鲜嫩香甜的诱惑。所以“监守自盗”的情况也偶尔发生。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母亲把捋回的榆钱用清水淘了又淘，然后给淘好的榆钱里加少许面粉，用双手一搓再搓，搅了又

搅，直至搓匀搅匀，才倒进笼屉，搭上蒸锅围上草圈去蒸。而在母亲这一系列的操作期间，我就像一条尾巴，一会儿跟母亲到水缸边，一会儿撵母亲到面瓦瓮前，惊地惊地等着要吃“榆钱圪塔”。这时候，母亲就会笑着指拨我：看你跟在妈后头绊脚绊腿的！我娃先去好好烧锅，等把锅烧煎，妈也就把啥弄好了。听母亲这样一说，我才安心地坐在炊口拉起了“风汉”。关中把风箱叫“风汉”。汉者，汉子也。这大约也是一种农耕状态下的意象文化吧。

刚出锅的“榆钱圪塔”，真叫一个满屋“蹓”香。我眼巴巴地看着热气腾腾的“榆钱圪塔”，馋馋地咽着口水，忍不住伸手就要捏一捏儿先尝为快！母亲就急忙一打我的手，警告我说：小心把手烫了！黑老鹳爪爪胡捏啥哩？无奈，我只好继续咽着口水，看母亲给油勺里滴了“几眼泪骨斗”油，把油勺放在锅头的火堂里“熬油”。母亲把那熟好的“几眼泪的骨斗”油拿出来往“榆钱圪塔”里一倒一控，又用筷子操起几簇“榆钱圪塔”，把控净的油勺缠绕着擦了又擦。放下油勺，最后才给“榆钱圪塔”调少许盐，再反复用筷子搅拌均匀。这时，母亲便去了围裙，把“榆钱圪塔”分碗而盛，让我喊父亲和姊妹们一块来吃。我们一口不罢一口地吃着“榆钱圪塔”，那种柔韧劲道、肉肉绵绵的味道，就永远地留在了记忆里。

每每回想起母亲给油勺里滴油与“熬油”后擦油勺的细节，我常常心酸不已，纠结不已。听母亲讲，那时候，农村人生产条件的艰苦，生活的艰难，绝对是现在人想象不到的。人们穿衣做被褥，用布要布证；因为定额定量供给，吃饭要粮票。农业社年终一决算，“余资”户寥寥无几，超支户却一大群。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碎娃们常常是妹妹穿着姐姐的鞋，吃都吃不饱，还说啥油多油少哩！一般的人家，一年有二斤油吃就相当不错了！殊不知，多少人家还一斤油都不吃哩。“清水煮白麦”的生活也是常事啊。

母亲告诉我们，榆树在过去的农村随处可见。一抬头，庄前屋后，地头渠畔比比皆是。大些的，一个人搂不住，小些的，零三把四地散落在各个角落。那都是榆树上成熟的榆钱随风一吹，籽儿落在哪儿，苗儿就出在了哪儿。农村人就喜欢榆树这个繁茂茂辣的劲儿，农村人更喜欢榆树结榆钱的吉祥色彩！别看那时候的农村人少吃没喝的，但讲究和念想却特别强烈！所以农村人就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里不栽“鬼拍手”！故而谁家门前若出个桑树，后院里“冒”个柳树，院里发现个杨树芽芽子，就

立马要连根拔起！如果榆钱跌个榆钱籽儿，出个榆树崽崽，无论在庄前屋后，院里院外，却会高兴得跟吃了喜娃他妈的奶一样喊：呀，这儿出了一个榆钱树！这可是个好兆头！快给苗儿围个圈圈，小心羊啃狗撵踏了……我问母亲：为啥把杨树叫“鬼拍手”？母亲笑着边做拍手状，边解释说：因为白杨树长的高并不结啥么。风一吹，杨树叶子还互相碰撞，发出“哗啦哗啦”的怪声。尤其放在晚上，那不是鬼拍手是啥？我不禁哑然失笑，委婉地纠正母亲的话：您这也就太讲究了，太迷信了！杨树叶子在晚上随风“哗啦哗啦”响，肯定会影响人休息的，这才是不住院里栽的真正原因。咋可就成了鬼拍手哩？母亲笑说：农村人就这么说么，妈只不过给你相学相学么。你也就当闲话听听么。我笑而不语，心里却在寻思：这大约又是农村人因为强烈向往美好生活，而以此杜撰给农耕文化的一桩“冤假错案”吧。

其实，我心里更明白的是，母亲所说的“讲究”和“念想”，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讲究和念想。母亲的讲究和念想很宽泛，也很抽象，既涵盖着她对往昔日月的追抚，也囊括了她对幸福生活的呵护。而且，还一定寄托着她对我们、对子孙的期望与启迪！而那一棵不期而生的小榆树引出的话题，则正好承载了她的这一讲究，这一念想，甚至是乡愁与记忆，希望与诚免。

据母亲说，她和父亲见面时，父亲连一双像样的鞋都没有。而且爷爷曾追随国民党将领关麟征参加过抗战，后因被日本人的炮弹炸瞎了双眼而还家养老。奶奶哩，也因故残着一只胳膊，家里只有父亲一个扛硬劳力。父亲后面还有一个妹子三个小兄弟，大大小小七口人，除了几间旧瓦房和一些简单的生产生活工具外，再就是长了满后院的以榆树为主的小林子。跟去看家的外爷皱了眉头问母亲：娃呀，就这光景，你的婚事你自己决定吧！母亲却这样回答外爷：谁天生来嘴里就含了黄金白银？人常说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只要我和“外前人”肯吃苦，我就不相信我把日子过不到人前头去！说这话的母亲那一年刚好十八岁。她说的“外前人”就是父亲。

母亲先后为父亲生育了五个儿女。我们姊妹五人的成长，无疑浸透着父母一生的血汗与拼搏，甚至是坎坷与磨难。据母亲回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一段时间里，爷爷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扣了帽子！一家人因此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使本就捉襟见肘的日子雪上加霜且不说，更要紧的是还要时时担惊受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人还

吃过后院的榆树叶，把榆树皮做成淀粉当糊糊喝。虽然苦涩难咽，但却救活了一家人的性命。到了后来风浪渐过，父亲的兄弟们都陆续长大成人要成家，父亲这才从祖宅分户出来。分户前，爷爷没有钱给父亲投资盖房，就让父亲伐了祖宅后院的几棵大榆树和一些杂木做檩椽。父亲和母亲又因着深入人心的品质和乡情，换来了全村人的无偿帮工。如此这般，我们的新房才算落成。

新厦房落成的第二年春天，母亲捡拾了一大碗飘落的榆钱籽儿，把它们悉心地种在庄前屋后。

到了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惠及大江南北。父亲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遇，带着自己发起组建的工程队，凭借诚信和质量，以乡里人淳朴的泥土品质，逐步在省城的建筑市场扎稳了脚跟。我们家的日子，也由此日趋富裕，日臻完美。而父亲起初的启动资金，正是母亲伐卖了搬新房后种的那些榆树所得！

由于长期劳心劳力，父亲积劳成疾，在刚跨入花甲之年就溘然长逝。父亲去世那年，母亲才五十五岁。送走父亲不久，母亲就大病了一场。病中即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伴房颤。然而，一旦从中年丧夫的痛不欲生中站起来，母亲，却再一次坚强地为我们姊妹五人撑起了家的荫护，让我们在后二二十年的风雨行程中砥砺前行，无畏前行！

如今，那棵经母亲嘱咐留下的小榆树苗，已然长成了参天大树。而母亲，却在四年前因突发性房颤，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农村人在丧葬活动中有“出纸”的习俗。出的“纸”呈圆筒状，以竹皮为龙骨做圆周，圆周与圆周之间用剪好的等分纸条连接，一环连一环，环环相连。其最上方又接连一纸斗，通体高约丈五以上，谓之“望乡台”。农村人讲，这是让亡魂在离开家乡之前，能再看一眼亲人和故土。

为母亲出殡当日，我于无限悲痛中嘱咐管事人：把“纸”出在门口花坛里的榆钱树上！那是我妈的讲究和念想……

是的，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榆钱树在，母亲就不会走远。而我，还要守着脚下这片农耕熟土，生生不息！



哦，幽静的青龙坪

黎胜勇

十八年前的2003年，初冬一个薄雪天，为采写化龙山自然保护区千家坪林场一位坚守植树造林初心三十年的人物。这位劳模最后病逝在岗位，遗孀葬身林间。那是我首次去到这个化龙山千家坪总场西北角五里的青龙坪。

难忘那条曲曲弯弯的林间车行小路，清晰记得那白雪覆盖的路面上留下的两行干净的车辙。最不能忘怀的，是在那排四间护林站的小木屋里度过的浪漫的一夜啊！

那日，天上飘着小薄雪。从黄昏开始，我们五个汉子，围着一大炉燃烧的病树干柴火——油香的干松木柴火。我们的晚餐，是吃大碗的香喷喷的当地特产——甜味的黄土土豆腊猪蹄。夜深了，又吃炉边烘烤一圈儿的土豆，外加烤核桃仁。

我们吼叫着，五花八门的猜拳、行酒令。赢了或者输了，就大杯的喝下勾兑了林场自产蜂蜜的滚热的包谷酒。至夜半，我们个个醉眼朦胧。相互枕藉着，不同程度的醉了！那真是个“张胡子认不得李胡子”了。一个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一半是酒后的狂言，一半是迷糊的梦境。

接待我的护林站长，名叫海平，头发自来卷，脸庞黑里透着红。讲话豪气，酒量无敌手。他穿一身迷彩服，孔武有力，帅气十足。后来知道，他妈妈是藏族，他爸爸当兵在青海。海平，是个混血儿。

为拍摄推介天书峡风光资源的电视短片，十二年前的一个阴郁的夏天，我再次回到青龙坪。

这时候看到的青龙坪，四间木屋还在，只是由铁将军把着门。名叫“火枪”的黑狗不见了。房子一侧的猪圈里，已经芳草萋萋。稀疏的红桦林下，是大片中华鸽子树(珙桐)的幼苗。它们植株矮小，叶子全是那种漂亮的鸡血红颜色。这个苗圃，还是某类植物的王国！最抢眼的，要数那蒲公英的黄花；高高的、窈窕的，是紫红色的独活花；呵，尤其是那羽状的蕨草。那个绿呀，葱葱迷蒙，厚厚实实，柔柔和和，由它们装扮出的简直就是梦的王国。

青龙坪的整个山凹，坦坦的、视线开阔、环境幽静。真是一处适合户外露营地的理想之所！

小溪的水，汨汨的流，幽幽的唱。仿佛海顿的小夜曲，悠悠的流过我心房。拘而饮之，嘿！那才是沁人心脾的凉。

再回青龙坪，我忽然明白，古人为什么会有“心为形役”的反思了。是啊，忙碌碌的我们，可能错过了太多美好的东西，就像错过了这梦幻般幽静的青龙坪。

除了鸟鸣，这里没别的声音——忽然听到摩托车的引擎声音，从林荫小道上，飞驰过来一个年轻人，也是一身迷彩服。问问，知道他姓严，是今天青龙坪的护林站长。他说：林子禁伐以后，他们的工人都转产了，林场管理人员减少了，这里一般已经不住人了。海平，已经调到化龙山北面的一个站了。他是去查看他养的蜜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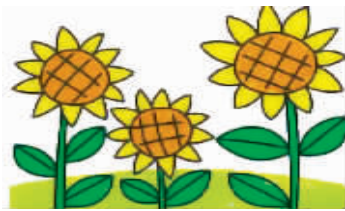
我们没有时间多攀谈，简短作别。因为还要赶路去拍小溪下游的百米青龙瀑布。

缘溪下行三里，一路林荫。青龙瀑布，在断崖处轰然声降。挥别青龙坪，我想，不久，我一定再来看看。幽静的青龙坪，现在感觉是更诱人。



第二故乡

高涛



服，万分的惬意，身心放松了下来，心情愉悦了起来，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很快喜欢上这座初来乍到的城市。

平常的两天日子里，同学客串导游。亲眼见了慢城的水秀，亲耳听了人文历史，虽是走马观花，也不由得迷恋，更加爱上了正亲密接触的安康。取“万年丰乐，安宁康泰”之意得名的安康，号称中国十大宜居小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有着“一江清水供北京”光荣使命和责任。同学带我在街道的人群中穿行，在宁静清澈的瀛湖上漂流，在防洪河堤的夜市里品尝鲜鱼，看到乘凉江边的人们脸上洋溢幸福模样，感受到比西安大都市相对来说，后花园式的小城市，温润、祥和，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和杜甫“激烈时康”一样，让我发自内心出自肺腑，脑海里涌出一个美丽的名词——第二故乡，且绵绵生出一个念头：愿落地而生！

但于我而言，安康，既非工作地，也没在这儿当过兵，还素昧平生，又萍水相逢，怎滴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和我一样的人，一直待在家乡的人，是不是也有如此的体会。对留下生命足迹的地方，对饱含青春梦想的地方，乃至旅游时偶然相遇的某个城市，魂牵梦萦，念念不忘，这种情感的游丝，时不时闯入脑海，令心生向往，似神交已久，若淡淡乡愁，不断的被吸引而前往。

也许是生命的呼唤，或许是机缘的巧合，我们高陵区对口帮扶安康市白河县。作为文化队伍的成

一般每个人都把自己出生和生活的地方称作故乡，将工作或战斗过的地方叫第二故乡。比如当兵的人会视部队为第二故乡。这份水土滋养血脉挂根的情感，或因故土难离与久居在外，更加牵肠挂肚，浓郁而亲切。但是对一些和我这样一直待在家乡的人，也产生了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心心念念的，胸中涌动着，脑海里不时蹦出“第二故乡”的概念。我对安康的情感就是这样，虽星星点点，但诗与远方望得久了，也变成了另一种乡愁。

第一次知道安康这个字，是给刚出生的女儿起名字。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健康快乐的成长，加上屈原《九歌》“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之意，起了两、三个备选。后来才知道，历史上还有著名的唐代安康公主却结局不幸，咱又是平头老百姓，最终没有采用。但总觉得“安康”极好，便把这名字连同美好的心愿，放进心底里，心心念念的，看着，盼着她，快快长大成人。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也毕业整整二十年。恰好同学在安康工作，一个电话相邀，心便飞了出去，欣欣然借着机会趁着周末，急不可待去了心中的城市。

赶到时恰逢夜景，眺望三座汉江大桥，灯火辉煌，美不胜收。停车桥上，吹着夏风，有一种从心底里漫出来好感，略带着一丝恍惚感，更有一种高度的契合感，刚一见面，心潮澎湃，像找对象一样，感觉找到了前世的约定。莫名的，没缘由的，十分的舒

首届“化龙山之歌”原创歌词大赛征稿启事

化龙山位于安康最南端，辖区跨镇坪、平利两县，主峰海拔2917米，是大巴山第二高峰，系汉江与南江河的分水岭，浪河、洪石河、竹溪河、岚河发源地，素有“小神农架”之称。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在大巴山北坡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属森林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在科学上有重大国际影响和特殊科学研究价值，是中国具有标识意义的生态空间，是国家重要的“生态特区”、植物基因库、野生动物的乐园。区内群山巍峨，森林原始，峡谷幽深，水流湍急，珍禽飞鸣，异兽出没，烟雾峡谷起，白云绕山尖。以生物区系的古老性，动植物种类的丰富性，森林植物的多样性，濒危物种的珍贵性，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典型性而著称，是自然禀赋全人类的遗产（请登录 <http://hshbqh.ankang.gov.cn/Node-91855.html> 首页在“区局简介”查询详情）。为让更多的人走进化龙山，了解化龙山，热

爱化龙山，进一步向外推介展示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好生态、建设生态文明的好声音、生态卫士的好故事。安康日报社、汉江·安康诗歌创作基地、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举办首届“化龙山之歌”原创歌词大赛，诚邀全国诗人及歌词作者参赛。

起止时间：2021年7月12日起至11月12日截止。11月底宣布征稿评奖结果。

大赛征稿专用信箱：927682662@QQ.COM

征稿要求：

一、本次大赛征稿对象为全国诗人、歌词作者，以“化龙山之歌”为主题，书写化龙山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地域风情、人文精神。内容健康，格调不俗。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投稿，富有时代气息。符合人民趣味要求和文化审美，通俗洗练，朗朗上口、易于背诵，便于谱曲和传唱。

二、参赛作品用电子文本送交评选邮箱，请附

作者简介(120字以内)、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以及联系地址、电话。

三、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1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500元；优秀奖10名，奖金各100元。

四、大赛将聘请诗人名家、音乐人和词曲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针对所有征集到的优秀歌词作品进行严格的阅读，采取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出各个层次的奖项和获奖名次。2021年11月底公布结果。大赛所有参赛作品均视为作者自觉参与。参赛和获奖作品，主办方享有独立使用权和改编权。本次大赛所有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安康日报社
汉江·安康诗歌创作基地
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21年7月12日